

离骚语法研究

胡力文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离骚语法研究

胡力文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七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骚语法研究/胡力文 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7

ISBN 7—5034—1425—1

I. 离… II. 胡…

III.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0937 号

社 名: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文化印刷厂
装 订:	北京文化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4
插 页:	1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80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印刷厂负责退换。

作者简介



胡力文，曾用名胡家庭，男，汉族，1935年生，湖南省桃源县人。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获得者。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高等院校任教古今汉语40余年。1981年晋升为副教授，1988年被评聘为教授。曾任

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主任、常德市社科联副主席和湖南省语言学会理事等职。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主编，1979年）、《常德地区人怎样学普通话》（独著，1981年）、《实用文言文法详释》（独著，1986年）、《汉语语法论丛》（独著，1999年）与《文言语法研究集稿》（独著，2003年）等。发表专业论文40余篇，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与好评，有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或收目。

此外，坚持传统诗词写作，有诗作发表在《文化月刊·诗词版》、《中华诗词》、《长白山诗词》与《九州诗词》等多家报刊上。创作的诗词作品入选《二十世纪华人作品选·诗词卷》等40多种大型诗词集，并有诗镌刻于中国常德诗墙。有诗词作品获奖。个人传略入编《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与《世界名人录》等多部典籍。

目 录

一、《离骚》解疏语法疑义辨析	(1)
(一)对解疏中反映出的词性问题的辨析	(1)
(二)对解疏中反映出的短语结构问题的辨析	(5)
(三)对解疏中反映出的句子成分问题的辨析	(8)
(四)对解疏中反映出的有关复句问题的辨析	(13)
二、《离骚》实词特殊用法	(18)
(一)名词活用为一般动词	(18)
(二)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20)
(三)使动用法	(22)
(四)为动用法	(24)
(五)名词作状语	(25)
(六)数量特殊表示法	(27)
三、《离骚》虚词论析	(29)
(一)之	(30)
(二)其	(34)
(三)夫	(38)
(四)何	(40)

(五)既	(41)
(六)以	(43)
(七)於	(47)
(八)为	(48)
(九)与	(49)
(十)乎	(50)
(十一)而	(51)
(十二)及	(54)
四、《离骚》句式释要	(56)
(一)关于“××兮,××”句式	(56)
(二)由“主语+之+谓语”词组构成的句式	(58)
(三)带连词“以”“而”的连动词组构成的句式	(61)
(四)由“以为”构成的特殊句式	(63)
(五)使动结构和为动结构	(65)
(六)句首状语句式	(67)
(七)定语后置句式	(69)
(八)“之”带补语的句式	(71)
(九)紧缩句式	(71)
(十)同义连用句式	(73)
五、《离骚》语法分析	(74)
后记	(124)

一、《离骚》解疏语法疑义辨析

抒情长诗《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自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以来,注家蜂起。游国恩主编的《离骚纂义》所列选辑旧注总目就达172种。前人在解疏《离骚》时虽未自觉运用语法学知识,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语法意识。他们的解疏反映出了对某些词的词性或某些句法结构的不同看法。有些对后代的注释工作还产生了影响。因此,运用现代语法学知识,对《离骚》解疏中的语法疑义进行辨析,是有助于《离骚》的阅读与教学的。

(一)对解疏中反映出的词性问题的辨析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王逸云:“言己之生,内含天地之美气,又重有绝远之能,与众异也。”(见《楚辞章句》,下同,略)钱杲之云:“重,犹加也。”(见《离骚纂义》第24页,下简作《纂义》)李陈玉云:“重,旧作再重之重,非;乃轻重之重也。盖有才而无行,则人将轻之,是故以脩能自重。”(《纂义》第24页)

旧的解疏反映出对“重”的词性有不同看法:王注系副词义,钱注系一般动词义,李注系使动词义。今人对楚辞的新注大都采钱说。我们认为“重”的读音当依朱熹念直用反,其词性当从李说。《说文》重,厚也。1979年版《辞海》释为“增益、加重”,乃引申义。“重之”

的“之”，活用为第一人称代词。“重之”，即使己厚，增益自己。“纷吾”句可译为“我既有这么多内在美质，又能用茂才异能勉励自己。”这样训释，一是由于“内美承上言”“脩能冒下言”，不执着于内外（内质、外态）相对；二是“既……又……”所关联的并列结构，乃是用于主语“吾”之后，那么，对“重之”的诠释必须顾及这一语境。

薜荔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王逸云：“薜，蒺藜也。茝，王刍也。施，泉耳也。三者皆恶草，以喻谗佞盈满於侧者也。”《说文》薜，草多貌。徐锴曰：薜，犹积也。段玉裁云：《离骚》曰薜荔施以盈室，据许君说，正谓多积薜荔盈室，薜非草名。

旧注对“薜”的词义之不同解释反映出对其词性的认识不一致：王注系名词义，《说文》系形容词义，徐、段释为动词义。今人译注亦有不同：郭沫若取名词义；^①《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下同，略）上编第一册取形容词义；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取动词义。我们认为“以本篇凡言之草木，如揽木根、贯薜荔、矫菌桂、索胡绳等句法例之”（《纂义》第199页），当取动词义。这两句句意是：堆积恶草以致满室，你却判然独立，与众不同，不用为服饰。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汪瑗云：夏，禹有天下之号。而此曰夏者，犹曰夏之子孙，指太康而言也。（《纂义》第211页）王引之云：今案夏当读为下。即《大荒西经》所谓夏后开上三嫫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纂义》第213页）

关于“夏”的词性，从新旧注释看，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作名词，“夏”与“启”变词以避复，即夏启；二是认作动词，夏者下也；三是

① 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第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

认作形容词,如王泗原认为“夏作大讲,即诗秦权舆和楚辞大招‘夏屋’的夏。……夏康娱即大大地娱乐。”^①我们同意王先生的看法,此处应取形容词义。从史实看,胡绍燊曾指出“据《海外西经》《大荒西经》《易归藏》《墨子》,是古於启恒有荒唐之说。康娱属启言,自是确当”。(《纂义》第214页)从句例看,“夏康娱以自纵”与下文“日康娱以淫游”“日康娱而自忘”句式相同,可证“夏”非专有名词或动作动词。从主语看,在承接复句中,后一分句的主语承前省略乃是常例。

惟此党人之不諒兮,思嫉妒而折之。

张凤翼云:言此谗佞之党,不信忠直,吾恐其妒我而折挫也。(《纂义》第413页) 汪瑗云:不諒谓不信己諒佩之美也。(《纂义》第414页) 王夫之云:不諒,险诈不可测也。(《楚辞通释》第20页,下简作《通释》) 徐焕龙云:惟此党人全无信实,正恐嫉我妒我,因而遂拆断之。(《纂义》第414页)

从释义所反映的词性看,张、汪释为动词义;王、徐释为形容词义。今人新注中,游国恩取动词义,“不諒,言不諒己也。”(《纂义》第415页)詹安泰取形容词义,“不諒,不诚信。”(《离骚笺疏》第96页)愚意当取形容词义,因不是着眼于党人与己之关系,而是揭出党人不诚信的本质。同时,与“惟夫党人之偷乐兮”,“惟此党人其独异”等句对着读,亦可悟之。

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

王逸云:言我虽不见用,犹和调己之行度,执守贞忠,以自娱乐。朱熹云:调,犹今人言格调之调。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调度以自娱,而遂浮游以求女。(见《楚辞集注》,下同,略)

王注和调连读,朱注调度连读,从《离骚》文例看,朱注为是。

^① 见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第144页。

“和”字，旧注一般释为动词义。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云“和，和谐。此作动词用。”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注云“和，指节奏和谐，是形容‘调度’的副词。”我们认为“和调度以自娱”是一个连动短语，“和”本为形容词，谐和的意思，这里活用为使动词。“和调度”，即使调度谐和。

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王逸云：翼，敬也。言已动顺天道，则凤皇来随我车，敬承旌旗。

朱冀云：翼，羽翼也。言车后非承旗无以为观美，夫不有为我飞腾之凤皇乎？使之张其两翼，随我车行，是即我车后所建之旌旗矣。（《纂义》第467页）刘梦鹏云：承，接也。言凤皇同翔其上，其翼与车旗相承接也。（《纂义》第467页）

王注系形容词义，朱冀注为名词，其义疏则系名词用为动词义；刘注系名词义。由于对“翼”字词性词义看法不同（也许是对句式的看法不同而影响词义训释），“翼”的句法功能自然有别。取形容词义，“翼”后的“其”字则释为“然”，“翼其”在句中充当状语；取动词义，“其”可释为“而”，“翼”在句中充当一项谓语中心语。历代楚辞注家大多把这“其”字释为“然”。《纂义》编者按指出：“盖上翼字谓翼然也，下翼翼则闲暇自得之貌。本篇此等句法甚多，如飘风屯其相离，百神翳其备降，九疑缤其并迓，凡屯、翳、缤等字，并属状事状物之词。”我们是同意这种看法的，此“翼”字当属形容词。

路脩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

王逸云：腾，过也。言昆仑之路，险阻艰难，非人所能由，故令众车先过，使从邪径以相待也。汪瑗云：腾，迅速貌。（《纂义》第472页）林仲懿云：腾，传也。（《纂义》第474页）刘梦鹏云：腾，行貌。言流沙艰阻，西皇我涉，而众车腾蹕前渡，故使待已於途也。（《纂义》第474页）

“腾”字。汪、刘释为形容词义，王释为使动词义，林释为一般动词义。今楚辞注家或从王注，或取林释。我们认为王注是正确的，动词“腾”在这里用为使动词，故王释为“令众车先过”。长诗中“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的句法结构与此同。这种使动用法与兼语式连用句式，正显现了诗人屈原锤炼语句的功力。

(二) 对解疏中反映出的短语结构问题的辨析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王逸云：弃，去也。秽，行之恶也，比喻谗邪。……言愿令君甫及年德盛壮之时，修明政教，弃去谗佞。 俞樾云：抚字乃抚有之抚；此弃字乃自暴自弃之弃，言抚有壮盛之年，而自弃於秽浊之地方。（《纂义》第47页）

前人对“弃秽”的义疏，反映出不同的结构关系。王注系动宾短语，俞注系动补短语。今人新注一般取动宾关系，这是对的。“抚壮而弃秽”相偶为文。（见闻一多《离骚解诂》）“壮”与“秽”，均为形容词活用作名词，在句中充任宾语。“不”字是否定“抚壮而弃秽”这一短语的。俞注忽略了对文的结构特点，于文意亦难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洪兴祖云：屈原去之，则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见《楚辞补注》，下同，略） 朱熹云：察，明审也。言既圣於此矣，乃始追恨前日，相视道路未能明审。 张凤翼云：言己有辅相之道，而不见察。（《纂义》第156页）

“相道之不察”，旧的义疏反映出三种不同结构关系：洪注为动宾倒置短语；朱注为主谓短语；张注为紧缩短语。今人或取张说（如马茂元、詹安泰等），或取朱说（如谭介甫、朱东润等）。从“相道之不察”的结构形式看，“不察”应当是补充说明“相道”的，我们认为这是

一个动补短语。句意是：我悔恨辨认道路辨得不清楚。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王逸云：错，置也。辅，佐也。言皇天神明，无所私阿，观万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为君，使贤能辅佐，以成其志也。朱熹云：言皇天神明，无所私阿，观民之德，有圣贤者，则置其辅助之力，而立以为君也。钱杲之云：皇天唯览观民德，置之辅佐之位。（《纂义》第231页）王夫之云：错，置也。错辅，立君以辅天养民。（《通释》）

旧的义疏反映出“错辅”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王逸注为联合关系；朱注是动宾关系；钱注为动补关系；王夫之注为连动关系。今人或从章句（如游国恩、刘永济等），或从集注（如朱东润、林庚等）。“览民德”句当为紧缩句，主语无疑应是“皇天”省。“错”，通措，置也，引申为施予、给予的意思。可见，“辅”字所含动词义的潜在施事者仍是“皇天”。后句中加上“焉”，表示承接；加上“错”，强调处置。据此看来，“错辅”，应析为动宾短语。

曾**歔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王逸云：曾，累也。歔歔，惧貌，或曰哀泣之声。言我累息而惧，郁邑而忧者，自哀生不当举贤之时，而值蒞醢之世。王夫之云：曾，与增通。闻女嬃之言而益悲也。

从对“曾歔歔”的解疏看，王逸义疏体现为偏正关系；王夫之义疏体现为动宾关系。今人注释《离骚》时，或从王逸说，或从王夫之说。我们认为“曾”是修饰“歔歔”的副词，而不是动词，“曾歔歔余郁邑，与上文恫郁邑余佗傺同一句法。”（《纂义》第242页）乃是一个主语蒙后省的紧缩句，可译为“我连连地叹息，忧愁郁闷啊”。

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理美之能当**。

王逸云：察，视。理，美玉也。言时人无能知臧否，观众草尚不能别其香臭，岂当知玉之美恶乎？张凤翼云：言视草木犹未知香臭之

宜，岂能辨玉而得其当乎？（《纂义》第367页）林云铭云：草木且不辨其香臭，况美玉之价值。（《纂义》第368页）

以上解疏所反映的结构关系为：王注系动宾关系（宾语前置）；张注系连动关系；林注系偏正关系。今注有的取王说（如朱季海、谭介甫等，“当”读为“党”，知也）；有的取张说（如游国恩、姜亮夫、朱东润等）；有的取林说（如林庚、冯沅君等）。“岂理美之能当”，与下文“又何芳之能祗”的句法结构同。“祗之言振也”，“何芳之能祗”即何能振其芬芳？（见刘永济《屈赋通笺》第33页）“之”为结构助词，置于前置宾语与动词之间，从意念关系与形式标志看，当依动宾结构关系来疏训语义。

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王逸云：严，敬也。合，匹也。言汤禹至圣，犹敬承天道，求其匹合。王夫之云：严，敬也。谓敬贤以求一德也。

王逸解疏反映为联合关系，王夫之解疏反映为连动关系。今人注解亦有分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汤禹为人严正，且虚心访求与己同志之人”，系联合关系；马茂元注云：“严，真心诚意”，郭沫若译为“商汤和夏禹都虔诚地求过贤臣。”^①系偏正关系。我们认为训释“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这两句，当与上文“汤、禹俨（一本作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对照看，“俨而祗敬”是形容词性联合短语，充任谓语，对主语加以描述。“严而求合”却是动词性短语，其中心语是“求合”，“严”起疏状作用，修饰“求合”。这样训解，与“挚咎繇而能调”在语意上也极为贯通。

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

王逸云：皇，皇天也。赫戏，光明貌。言己虽升昆仑，过不周，渡

① 参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第116页。

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据光曜，不足以解忧，犹顾视楚国，愁且思也。李陈玉云：皇，皇天。陟陞皇之赫戏，言不到天上不知天上之尊严。（《纂义》第491页）

旧注“陞”或属上，或属下，当以属上为宜。“陟陞”乃同义连用短语，与“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中“览察”连用同。“皇之赫戏兮”的旧疏，没有恰当地反映其内在结构关系。今人对其内部结构有不同看法：洪心衡把“陟陞皇之赫戏兮”析为兼语式。^① 廖序东析为定语后置句式，句意是：升到光明的天庭。^② 我们认为“陟陞”表示具体动作，只能支配名词“皇”，“之”是结构助词，乃定语后置标志。所以我们同意廖先生对“皇之赫戏”的结构分析。

（三）对解疏中反映出的句子成分问题的辨析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王逸云：汨，去貌，疾若水流也。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诚欲辅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汪瑗云：首句倒文耳，本谓余汨汨乎若将不及也。（《纂义》第35页）王夫之云：汨，聿也，语助词。

王逸解疏反映出“汨”是紧缩句中的一个分句；汪注系状语前置；王夫之注解，则不认作句子成分。“汨”，《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此处形容匆忙的样子。句意当是，我匆匆忙忙地象赶不上似的。“汨余”句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句式同，可以看作句首一字状语句式。

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

王逸云：言今世之工，才知强巧，背去规矩，更造方圆，必失坚固，败材木也。林云铭云：时俗不循法度，争苟合求容，逢迎浩荡之意以

① 参见洪心衡《论〈离骚〉里的主语谓语之间插“之”字的问题》，《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

② 见廖序东《释〈离骚〉“之”字句》，《徐州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为式,所以谓之工巧。(《纂义》第143页)朱冀云:此承上章谣琢来,言此固时俗之工于迎合,巧言如簧。(《纂义》第144页)

王逸释义反映出“工”为名词,“巧”为形容词;林、朱解疏反映出“工巧”为形容词。今人对“工巧”的词性以及句中充当什么成分,看法亦有分歧。易祖洛认为“工巧”即“工匠”,在句中充当主语。^①廖序东认为“固时俗之工巧兮”,是带“之”的主谓短语充当分句,^②那么,“工巧”便充当谓语了。“工巧”究竟充任什么成分呢?我们认为还是放在句群中考察。楚辞最基本的形式是二句一韵,二韵一节。“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此四句为一节,乃一意义群。一、四句是直陈,二、三句是比况。主语当为“时俗(之人)”,若以“工巧”为主语。“竞周容”句释则扞格难通。

饨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王逸云:饨,自念貌。侘傺,失志貌。言我所以饨饨而自念,心中郁邑,怅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随从世俗,屈求容媚,故独为时人所穷困也。钱杲之云:侘傺,进退无所据之貌。心饨然郁邑,使余身侘傺无所据者,实困于时使然。(《纂义》第146页)朱冀云:饨郁邑者。中心忧闷,至于郁滞而於邑也。此用倒句法,若顺解之,当云因我失志而逗留于此,故闷闷若是也。(《纂义》第147页)

旧的解疏所体现的结构关系不一:王、朱注“饨郁邑”乃谓语前置;钱注,“饨郁邑”则为兼语式的主语。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二册又认为“饨郁邑”是三字状语。我们认为“饨郁邑”既不是主语,也不是状语,而是充当谓语,其主语蒙后省略了,“饨郁邑”句是一个紧缩句式。其理由是:“饨”为副词,是修饰“郁邑”的;“郁邑”可作谓

① 易祖洛《“固时俗之工巧兮”的“工巧”》,《中国语文》1983年第3期。

② 见廖序东《释〈离骚〉“之”字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语。在《离骚》里还有一句，即“曾歔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郁邑”便是直接充当谓语的；把“恹郁邑”说成是“恹僚”的状语，总觉得勉强。郭沫若把这句译为“我忧郁，我不安，我感受着孤独，”^①这是很切当的。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王逸云：言我使凤鸟明智之士，飞行天下，以求同志，继以日夜，冀相逢遇也。蒋骥云，故又使凤鸟亲行而后诸神毕至也。（《山带阁注楚辞》第42页）刘梦鹏云：凤鸟飞腾，以鸾鸟前戒而言；继之日夜，以望舒先驱而言。（《纂义》第275页）

从旧的解疏看，王注认为“继之”的施事者为“凤鸟”，蒋、刘则分别认为是“诸神”“望舒”。其实，“令”字的受动者是“凤鸟”，而“令”之影响所及直至“日夜”，那么，“继之”的施事者当是“凤鸟”。《文选》作“吾令凤凰飞腾兮，又继之以日夜”，其中有“又”字衔接，可证。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王逸云：言已游观天下，但见俗人竞为谗佞，傅傅沓沓相聚，乍离乍合，上下之义，斑然散乱，而不可知也。钱杲之云：总总，俱至之貌。陆离，光耀也。或离或合，或上或下，言仪从之盛。（《纂义》第279页）胡文英云：纷总二句，皆飘风云霓相交为敝之象也。（《纂义》第280页）

“纷总”二句，主语是什么呢？从旧注判断，王注为“俗人”，钱注为“仪从”，胡注为“飘风云霓”。今人新注看法也不一：姜亮夫认为“此言余车乘前后之月御风师凤鸟飘风云霓之属。”（《屈原赋校注》第90页），游国恩、詹安泰也持此种看法。马茂元认为是指“飘风和云霓”。（《楚辞选》第33页）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认为

① 参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第96页。

是指“云霓”，林庚、冯沅君看法同。新注三说，均认为“纷总”二句主语承前省，然而范围大小有别。揣摩上下文意，考虑昼夜兼程奔往天国的具体情境，我们认为“纷总”二句的主语除了“仪从”（月御、风伯、鸾皇、凤鸟、飘风与云霓），也应包括“吾”。郭沫若把“纷总”二句译为“我们是蓬蓬勃勃地时离时合，我们是光辉灿烂地或上或下。”^①这是切合诗的原意的。“我们”称代什么？应包括“吾”与“仪从”。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

王逸云：偃蹇，高貌。言已望见瑶台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与共事也。

从王注看来，“瑶台之偃蹇”应是带“之”的主谓结构。而今人却有不同看法：洪心衡析为兼语式，^②廖序东则认为“偃蹇”是后置定语。^③“偃蹇”，乃形容词，能充当谓语，下文“何琼佩之偃蹇兮”可证。“望”是表感知的动词，它可以管住事件。据此，我们认为“瑶台之偃蹇”是个带“之”的主谓短语，充当“望”的宾语。王逸对句意的理解是中肯的。

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

王逸云：言我使鸩鸟为媒，以求简狄，其性谗贼，不可信用，还诈告我言不好也。钱杲之云：鸩喻使小人求贤士，则小人反谓贤者为不美，而不宜行。（《纂义》第326页）王树楠云：告余以不好者，谓己不好，不可以求有娥也，非谓有娥不好。（《纂义》第326页）

“告余以不好”，谁不好？即“不好”的主语（隐含的或意念上的）是什么？旧解疏主要有两说。一是指“有娥”，一是指“鸩”。这种分歧也影响了今注。《说文》“鸩，毒鸟也。”（《左传·庄公卅二年》疏引

① 参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第108页。

② 参见洪心衡《论〈离骚〉里的主语谓语之间插“之”字的问题》，《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

③ 见廖序东《释〈离骚〉“之”字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